

譯 橋 蘇



傳自文爾達

行發店書華光

達爾文自傳

蘇 橋 譯

光華書店發行

達爾文自傳

著者 達爾文

譯者 蘇橋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DARWIN ZYZHUAN

一九四七年六月滬一版
一九四八年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發行五千册

一位德國的編輯曾經要我寫一篇關於我的思想和性格的發展經過，附帶講一點我的生平。我覺得這種工作一定很足以自娛，而且也許還可以讓我的子女以及他們的子女感到興趣的。我知道我一定會感到極大的興趣，如果我能夠讀到我的祖父的自述，敘述他的思想、他的所思所為以及他如何工作。我現在準備把我的生平寫在下面，有如我是一個已死的人回顧自己的過去。我並不覺得這是一樁困難的工作，因為我已經是垂死的老人了。對於我的行文的風格，我也不加注意。

我是個頑

皮的孩子

我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於士魯茲巴利。我的最初的記憶只能回溯到四歲幾個月的時候。當時我們到亞貝吉爾附近海浴，而今我還依稀記得當時的若干情景。

我的母親死於一八一七年七月。那時我祇有八歲多。奇怪得很，關於母親的事

情我很難記得清楚，我只記得她的死榻，黑色天鵝絨的長袍和她的特殊構造的工作檯。同年春季，我進入士魯茲巴利的一所日校，在那裏待了一年。據說，當時我在學習上遠不逮我的妹妹卡德林。我相信我是一個頗爲頑皮的孩子。

在進日校的時期中，我對於自然史的興趣，尤其對於收集的興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我嘗試定立樹木的名稱，收集貝殼、印鑑、郵票、錢幣以及礦物等等。收集慾可以使一個人成爲自然學者、收存家或守財奴，而我就具有極強烈的收集慾。這顯然是生成的，因爲我的姊妹或兄弟沒有一人曾有這種的興趣。

很有說

謊

的本領

在這一年中有一件小事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裏留下強固的印象，我希望這是出於我的天性。說來奇怪，在那樣幼稚的時候，我對於植物的變種就已顯然感到了興趣。我告訴過一位小朋友：我能够用某種有色液體灌溉櫻草和水仙，培植顏色不同的品種，這當然只是一種無稽之談，我自己根本就不曾試驗過一次。我可以在這裏自承，在童年的時候，我是很有說謊的本領的，我的目的是要造成驚人的場面。比方說，有一次我從我的父親的樹上摘下許多珍貴的果實，把它們藏在灌木裏面，然後就拚命地跑去告訴人家，說是我發現了一堆偷竊的果實。

我很單純

所以

被人作弄

我初進學校的時候，一定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孩子。一天，一個叫

做甘納德的孩子帶我上一家餅舖，要了一些餅子；他沒有付錢，因為人家除給他。我們出來的時候，我問他爲甚麼不要付錢，他就馬上答

覆道：『噢，你不知道麼！我的叔父遺贈給鎮上一筆巨款，條件是：任何一個人戴上了他的舊帽子，同時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動動帽子，那麼所有的商舖都得給他需要的東西，不得要錢。』於是，他就告訴我怎樣移動帽子。之後，他又走上一家可以掛賬的舖子，要了一些零碎的東西，一邊動一動帽子；他當然是不用付錢的。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就說：『現在你如果要上那一家餅舖（而今我還清楚記得這個舖子的地點），我可以把帽子借給你，那麼你只要把帽子照樣的動動，你就可以要到你所喜歡的東西。』我高興地接受了他的好意，便走進舖子要了幾個餅子，一邊動一下帽子，然後走了出來。可是這時店員却望我猛撲過來，我只得丟下餅子，亡命地跑了出來；我的虛僞的朋友甘納德見到了我卻哈哈大笑起來，可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

慈善

我敢於自詡地說，我從小就是慈善的，這得歸功於我的姊妹們的誘

導和榜樣。我很懷疑，慈善究竟是不是一種自然的或生成的秉賦。我非

常喜歡收集鳥蛋，但我從不在一個鳥巢裏取掉一個以上的鳥蛋，惟有

在一種場合下，不是爲了鳥蛋的價值，而是出於一種威嚇，我才把它們全部取來。

我喜

歡

釣魚

我喜歡釣魚，有時可以在江邊池畔望着浮子，坐上幾個鐘頭。據

說，我在美爾 (Maer) * 的時候，我會用鹽和水殺死毛蟲，以後我

就不會剝過一條活的毛蟲，甚至不惜使成功受到或有的損失。

我愛狗

在入學或入學之前，我幹過一次殘忍的行爲，撻過一匹小狗，我相信這只是爲了力的欣賞。不過打擊不會是狠兇的，因爲小狗並沒有叫號——這一點我記得十分清楚，因爲那個地點就是在家裏附近。這

一次行爲在我的良心上留下了一個重負，至今我還準確地記得犯罪的地點，可以作爲說明。我之喜愛狗以及以後變成了一種癖嗜，也許益增了良心上的沉重。狗似乎知道了這一點，因爲我曾是一個能手，能够從它們的主人身上，奪取它們的愛。

葬儀激

動了我

的幻想

在這一年裏在凱斯先生的日校時，另外只有一件事情，我還記清楚，那就是一個龍騎兵的葬儀；奇怪得很，那匹馬以及吊在馬鞍上的靴子和馬鎗，墳墓上空的禮礮，而今還宛然在我的目前。這種情景深

深地激動了當時蘊蓄在我的心裏的詩的幻想。

學校

和

家庭

一八一八年夏季，我進入士魯茲巴利地方巴特勒博士的學校，在那裏待了七年，直到一八二五年夏季，那時我是十六歲。我住宿在學校裏，因而我得以過一種道地的學生生活。但是學校和家裏的距離不

過一哩以上，所以在晚間點名以後到關門之前的一個較長的間隔裏，我常常跑回家裏去。我覺得這給我許多好處，保持了我對於家庭的情愛和興趣。我記得在學校生活的前期，我常常要跑得很快，以免失時，而且因為是一個快跑家，所以總是成功的。但是，要是恐怕趕不上，我就虔誠地祈求上帝，我清切記到，我總是把我的成功歸功於祈禱而不歸功於快跑。

我的父親和姐姐都告訴過我，說，在我頂小的時候，我就喜歡單獨散步；但是我已記不得當時我想些甚麼。我常常陷入沉思狀態；有一次我沿着已經把胸牆拆掉改做行人道的舊的城牆基走回學校，失足跌到牆下去了，不過高度只有七八尺。可就是就在這出其不意的跌下的一瞬間，我的腦海裏湧起的念頭之多卻是可驚的，似乎不合於我相信的心理學家已經證明過的法則，說每一個思想都得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

學校對我

思想的

發展有害

最有害於我的思想發展的，無過於巴特勒博士的學校了。它是完全舊式的學校，甚麼也不教，只教一些古代的地理和歷史。這個學校如果作為教育我的機關來說，簡直是一個空洞。終我的一生，我始終不能熟練一種語文。當時我的全副精神都用於作詩，可是也始終沒有作好。我有幾

個朋友，我們共同收集了許多舊詩，我可以把它堆砌起來，有時還要別的小朋友的幫忙，做成吟詠任何題目的詩篇。許多精神都費在專心學習古老的功課；我能够在舉行晨間禮拜的時候，毫不費力地記上四五十行吉爾或荷馬的詩句。但是這種訓練是毫無用處的，因為每一首詩學過了四十八個鐘頭，便給忘掉了。我並不懶惰；除了作詩以外，我總是用心學習古文，決不抄襲。我從這種學習上得到的唯一興趣就是從荷累斯的一些短歌上得到的興趣，我非常喜歡他的詩作。

父親說我

要丟全

家的臉子

我離開學校的時候，我的年齡既不算大，也不算小；我相信在我的全體老師和父親的心目中，我不過是一個十分平庸的孩子，甚至還在一般的智慧水準之下。十分難堪的，我的父親有一次對我說道：「你甚麼都不留心，只知道打獵、玩狗、捉老鼠，你將來要丟自己的臉子，也要丟全家的臉子。」但是，我的父親是我所認識的人們中間最慈愛的一個，我傾心的愛慕他，當時他說出了這樣的話，一定是生了氣的，而且也稍失公平。

我的學

校生活

就我記得的我在學校時期的性格來說，其中對我後來發生影響的，就是：我有強烈的多樣的趣味，沉溺於自己感覺興趣的東西，深喜瞭解任何複雜的問題和事物。我從一位私人教師學習歐幾里德幾何學，我清晰記得幾何學的明白的證明曾給我無限的滿意。我同樣清晰地記得我的叔

父（法朗士·加爾敦的父親）給我的愉快，他給我解釋一支晴雨表的游標的原理，說到多樣的興趣，除了科學之外，我還喜愛閱讀門類不同的書籍，我常常在學校厚牆上的一個窗口旁邊，坐上幾個鐘頭，閱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我還閱讀其他的詩歌，諸如湯姆孫的季節，以及新刊的拜侖和史高德的詩集。我提起這一點，因為我惋惜自己，後來完全失掉了對於一切詩歌乃至對於莎士比亞的興趣。同這種興趣有關的，我可以再舉一點：一八二二年，有一次驅車到威爾斯邊疆的時候，我對於風景的興趣第一次在我的心靈上醒覺起來了，這種興趣比起其他感覺上的興趣，都持續得更為長久。

當我在學校中的前幾年，一個學生總有一本世界奇觀，我常常閱讀這本書籍並且和同學們討論書中若干敘述的真實性。我相信這本書是首先逗起我旅遊異域的慾望的；後來隨比格爾號遠航海外，這種慾望才得到了滿足。在我學校生活的後期，我狂愛打獵；我不相信任何人會為着頂純潔的動機而比我更熱心於射擊飛鳥的。我記得清清楚楚，在第一次射殺一隻鵝鳥的時候，我受到了極大的激動，以致兩手發抖，幾乎不能夠再上子彈。在劍橋的時候，我常常練習對着鏡子把獵鎗丟上肩膀，要它丟得筆直。另一種更妙的玩意兒就是要一位朋友揮動一支燃着的蠟燭，然後用彈藥紙向燭頂射擊，如果瞄得準確，那股氣流便可以把燭光吹滅。彈藥紙的爆炸

會發出一種尖銳的霹靂聲。據說學院的導師曾經說過：『多奇怪呀，達爾文君似乎老是在房裏抽着馬鞭子，因為我每次從他的窗下經過，總聽到那種霹靂的聲音。』

在同學中間，我有不少的知交，我深愛這些朋友；我想我當時是富於熱情的。

收 集

興 趣

對於科學方面，我繼續以最大的熱心收集礦物，可惜是很不科學的——我所注重的都是新定名的礦物，我無法加以分類。我多少也注意觀察昆蟲，當我十歲的時候，我到過威爾斯沿海的普拉斯·愛德華地方，住了三個星期，當時我看到一隻黑色和緋紅的半翅類的大昆蟲，許多飛蛾（班蛾科）和一隻班蝥，曾感到極大的興趣和驚奇，這些動物在士洛普郡是找不到的。我幾乎決心開始收集昆蟲，我可以收集死的，因為同我的姊姊商量之後，我認為爲了收集而殺害昆蟲是不對的。由於閱讀懷德的薩爾奔我非常喜悅觀察鳥類的習慣，甚至寫下記錄。我記得據我當時的單純的想法，我很奇怪爲甚麼每一個大人沒有成爲一個禽學家。

我 的 渾

名『瓦斯』

的 來 由

到我將近畢業的時候，我的哥哥在努力研究化學，他在花園的工
具房裏佈置一個試驗室，裝置一些特殊的儀器，我被允許來幫助他，
在多次的試驗上，充當他的工役。他製造種種氣體和化合物，而我也精

讀幾本化學的書籍，諸如亨利和派克的化學問答。這個科目給我很大的趣味，因而我們常常工作到更深夜靜的時候。這算是我所受的學校教育的最有用處的一部分，因為它實際指示了我關於實驗科學的意義。我們研究化學的事情不久便風傳全校，因為這算是一樁向無前例的事體，我便博得了一個渾名——『瓦斯』。我還受到校長巴特勒博士一次公開的譴責，因為他認為我把時間浪費在這種無用的玩意上；他十分不公地把我叫作『吊郎當』，我不明瞭它的含義，曾以為是一種嚴重的斥責。

我進

因為我在學校裏弄得不好，我的父親便要我提前離開學校，送我

愛登堡大學

和哥哥進愛登堡大學（一八二五年）；我在那裏待了兩年或兩期。我的哥哥要在那裏完成醫學研究，可是我而今還不相信他曾真想去行醫；

而我給送進那裏，也是要從事這些研究的。以後不久，我從種種小事上，開始相信我的父親會給我留下一筆資產，可以讓我維持相當舒適的生活，雖然我從不曾幻想我會變成像今天這樣的富有人家。但是我當時的信念已經可以阻撓我對於習醫的努力了。

愛登堡的功課全部是講授的，而且除了霍普的化學課以外，全是索然無味的；據我看來，這種講授比起閱讀，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鄧肯博士在冬季早上八

時講授的腦膜治療一課，回憶起來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曼羅博士講授人體解剖學，他的講法的無味一如其人，我討厭這一門功課。這成了我生平最大的過失，我當時不高興實習解剖，如果我能够克服這種厭惡的心理，這種實驗對於我的以後的工作一定會有極大的用處的，這是一種不可補償的過失，有如我不能繪圖一樣。我會經常到醫院實習看護。有些病人的情況頗教我覺得難受，而今還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但我並不笨到那種程度，單爲了這一點而減少了實習。我不知道爲甚麼這一門醫學功課不引起我的較大的興趣。在到愛登堡之前的夏季裏，我就開始在士魯茲巴利看護一些窮人，大都是兒童和婦女：我盡量記錄病人的情況和病徵，對父親高聲朗誦，他就預測到將來的變化，並且指示我應該給病人服些甚麼。有一時，我最少曾同時治療十二名病人，並且對這種工作深感興趣。我的父親算是我生平所見的最善於鑑人的人，他曾表示我一定會成爲一個成功的醫師——意思是：會有許多的求診者。他堅信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堅定的信心，但我不知道他從那一點上看出了我會有那樣的信心。我還參加過愛登堡醫院的兩次手術實施；看兩回頂壞的手術，一回是對一個小孩子施行的，在他們還沒有完成手術之前，我就跑開了。以後我就不再參加了，因爲那裏沒有足以逗引我的力量，直到後來哥羅仿 * 發明了的時候。那兩次的手術經過把我苦惱了好多的歲月。

我的哥哥只在大學裏待上一年；到了第二年，我就只得單獨研究了；這對我是有益的，因為這樣我才結識了幾位愛好自然科學的青年。中間一位就是恩士華斯，他後來發表過亞述遊記；他是一位地質學家，富有常識。阿爾士特林博士當時是一位極卓越的青年，文質彬彬，富有宗教情緒，宅心仁厚；後來發表過一些動物學論文。第三個青年是哈蒂，我認爲他可以成爲一個優秀的植物學者，可是早年就死在印度了。最後一位是格蘭特博士，他比我高幾年，我已經記不起來我們怎樣結識的。他發表過幾篇出色的動物學論文，可是後來到倫敦任大學教授，在科學上便不再有所貢獻，這是我始終不解的一件事。我知道他很清楚；他的外表嚴肅而拘謹，而內心卻蘊蓄着熱烈的情感。一天，我們一起散步，他曾放論他對於拉馬克的喜悅以及對於進化的觀點。我驚訝地傾聽着，據我現在所能判斷的，當時我並不會受到影響。在那時以前，我曾讀過我的祖父的生命論，裏面也提過類似的觀點，但對我並沒有一點作用。但是，早年見聞過主張和稱道這種觀點的言論，也許有助於我後來以不同的方式在物種原始一書上建立了進化的理論。在這個時期裏，我十分喜愛生命論，但是經過十年或十五年之後，我重新翻開了這一本書籍，卻大感失望了；推理與例證之間的比例相差太大了。

※無色揮發性液狀麻醉藥。

我的

小

發見

格蘭特博士和柯爾士特林博士潛心於水中動物學，同時我也時常陪伴格蘭特到潮水漲落的水坑上收集動物，並且盡量加以解剖。我還結識了幾位新亥文地方的漁民，有時也跟隨他們出去捕撈牡蠣，因而搜集了許多標本。但是因為缺乏經常的解剖實習，而且僅有一具鱉腳的顯微鏡，我的工作極不足道的。然而我也弄出一件有趣的小發明，並於一八二六年年頭在普林尼學會宣讀過關於這個發明的短篇論文。那個發現就是：所謂 *Flustra* 的卵子，具有以纖毛自由運動的能力，事實上是一些幼蟲。在另一篇短篇論文裏，我則指出：一般認為是 *Fucus loreus* 的幼蟲狀態的小球體，實在是類似毛蟲的 *Pontobdella muricata* 的卵衣。

參加學

術性

的集會

普林尼學會由詹姆生教授主持，我相信也是由他發起的：裏面有許多學生，在大學的地下室裏集會，宣讀有關自然科學的論文並且進行討論。我經常出席這個學會，這些集會大大鼓舞了我的努力，並且使我結識了許多新交。一個晚上，一位貧苦的青年站了起來，他吶吶了好一會，弄得面紅耳赤之後，慢聲說道：『主席：我忘了我要說的是甚麼。』這位青年顯得十分狠狽，在座的人們都覺得驚訝，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一句話來替他解圍。在這裏宣讀的論文並沒有付印，所以我不會享受過看見自己文章排成鉛字的愉快，但是我相

信格蘭特博士曾把我的小發現摘引在他的關於 *Filistera* 的報告上。

我也是皇家醫學會的會員，而且經常出席；但是因為研究的課題純粹是醫學方面的，我沒有加以注意。那裏談論的大都是胡說八道，不過也有幾位好的發言人，最漂亮的是沙特爾華斯爵士。格蘭特博士偶也邀我出席威威納爾學會的集會，種種關於自然史的論文都在那裏宣讀、討論，然後發表在會報上面。我聽過奧達本做過幾次有趣的講演，論 *N. 美洲鳥* 的習慣，相當挖苦了華特頓。一位住在愛登堡的黑人，會同華特頓一道旅行過，他長於剝製鳥類的標本，並以此為生；我給他錢，他給我講了一些，我常常同他坐談，因為他是一個十分聰明愉快的人物。

安納先生也曾經邀我參加過一次愛登堡皇家學會的集會，那一次集會由史葛德爵士擔任主席，他表示自己不勝於這種職務。我緬視着他，全心充溢着敬畏的情緒——我想這是因為當時我還很年青，同時又曾出席過皇家醫學會，因而覺得如果能够早幾年被選為這兩個的學會的榮譽會員，實在是不勝光榮之至。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我有一天也會獲得這種光榮，我可以說，我一定會覺得這是無稽之談，有如人家告訴我會被選為英王一樣。

在愛登堡的第二年，我聽過詹姆孫的地質學和動物學，但全是味同嚼蠟的。它給我惟一的影響就是我當時決定終生不讀一本地質學的書籍，也不研究這一門科

學。不過，我相信我還是立志要給這個課題以哲學的解釋。因為有一位博習種種岩石的老人，葛頓先生，在兩三年之前曾經帶我看過士魯茲巴利的一塊著名的大漂石，就是所謂『鍾石』；他還告訴我，從這裏到坎伯蘭或蘇格蘭，再也找不到一塊這樣的石頭，並且斷言，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誰也不能解釋這塊石頭究竟從那兒來的。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一再在心裏盤算着這一塊怪石。因而，當我第一次知道冰川轉運漂石的事實的時候，我感到無限的興趣；我誇賞地質學的進化。還有一件同等深刻的印象：雖然我至今才活了六十七歲，我居然聽見一位教授在一次野外演講中，解釋一塊壁狀岩塊，兩邊有杏狀巖和地層，四周則佈滿了火山岩，說這一罅隙是給上面落下的沖積物填滿了的，之後還加譏嘲的口氣說道：有人主張這是在一種熔化的狀態從下面上注的。我一想到這一次講演，我就毫不驚奇我當時會決心絕不上地質學的功課了。

由於上詹姆孫的功課，我結識了博物館幹事麥克基利夫累先生，這位先生後來出版過一本論蘇格蘭鳥類的絢爛的巨著。我們時常津津談論自然史的問題，他對我非常友善。他給我一些稀有的貝介，因為我當時正在收集水中的軟體動物，不過並不頂熱心。